

「左派」與「右派」



我在安娜堡讀書的時候，導師是梅儀慈教授。第一次見到她，梅老師齊耳短髮，戴着眼鏡，衣着很樸素，行動很利落。有一回系裡給她慶祝生日，我才知道梅老師已經七十歲了，可是望之如五十許人。從消息靈通的學長那裡又得知，她的父親就是五四時期魯迅打過筆帳的著名「保守派」、和吳宓一起主持《學術》雜誌的梅光迪。梅老師研究五四文學，早年有關於丁玲的左派文學的學術專著被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表。丁玲上世紀八十年代復出後訪美，曾住在梅教授家中，聽說老太太還閒不住，幫着打掃房間等等。談到她與父親截然不同的治學之路，梅老師笑着說父親的老友曾說她是「不孝」之女。所以她晚年研究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社團，特別是她父親參加的「右派」學術派，也算是繼承父業、以盡孝道的意思。

梅老師曾在浙江大學讀過一年書，以後進入美國著名女子大學芒荷莉大學（Mount Holyoke College）。後來，她嫁了她在哈佛讀博士的同學、一個研究中國近代現代歷史的猶太人。他曾在本校歷史系當教授，不過我拜在梅師門下時，她的先生已經退休。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美建交，梅老師作為訪華的第一批美國文化教育人士回到闊別多年的中國。在蘇州參觀時，她脫口而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隨行的中國翻譯、導遊和其他工作人員人態度馬上親熱起來。因為之前看她和一幫金髮碧眼的老外在一起，卻又是中國人模樣，他們都拿不准到底應該怎麼接待她，算「美國友人」還是中國人？說到此處，梅老師說：「可見，熟悉中國古詩是中國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標誌啊。」

馮進

梅老師不但是個優秀的學者，而且是個很善於教學的老師。我從她那兒除了學治學的方法，也學做人的道理。我到安娜堡以前，梅老師就交代師兄要幫我熟悉本校的情況，並把她自己家的電話號碼給了我。我入校以後，梅老師教授的研究生討論課（graduate seminar）是我每學期必選的。上她的課，我感受最深的是她極善於調動學生的討論。彷彿也沒聽她說多少話，可是課堂氣氛異常活躍，真有無為而治的風格。

以後聽她介紹教學經驗，才知道她從教四十年，每次上課前都還要精心設計，並不是質實然說到哪兒是哪兒。上過梅老師的課，經過和同學們的討論錘煉，我才漸漸體會到什麼是有意義的論點，什麼是嚴謹的治學態度。梅老師批改論文也極為細心，但她改的往往是大的線絡關鍵點，決不因為瑣細文法抹殺了學生文章的閃光處。我想，她深得錢鍾書再三稱讚的牛津大學「導師制度」（tutorial system）的精髓。以後我自己批改學生論文時，還能從她的榜樣中受到啟發。因為她對我的論文反饋及時又切中要害，讓不少同學羨煞我能有這樣一位導師。每學期上完她的課，她還都要請我們這些學生吃飯，平時上三個小時的討論課她也常常帶些巧克力餅乾之類的小點心來，嚴格之外也有慈愛的一面。

梅教授和我攀談，起初講的都是學業方面的事，以後就漸漸說起她的親朋故舊、同學老師。她告訴我她的母親如何從廣東千里迢迢地坐船去考東南大學，又如何同在那裡教書的、留美歸來的梅光迪結為夫妻。梅教授的父親早逝（一九四五），是她的母親獨立帶大了四個孩子，並且想辦法在抗戰勝利後一起移居美國。梅教授說起這件事，很為母親自豪。因為四個孩子中，她的小弟出生在中國，本來無法進入美國。可是她的母親聯繫到了父親生前在哈佛的朋友去國會游說，最終由杜魯門總統簽字，通過一項法案，允許美國公民未成年的子女入境。去年我回母校，又見到了八十多歲的梅教授。她依舊不見老，雖然腿腳不如以前方便，需以手杖代步，但說起退休之後的種種活動，還是興致勃勃。現在她一面參加各種講座和音樂會，一面也給美國人講課，介紹中國文化。「教書能讓人永遠年輕。」她笑謎謎地告訴我。

魚瓜相擁



「小魚燉倭瓜，吃個大肚蠅蠅，大伯哥不信你摸摸！」一句俚語道出了遼南地區一道美味：小魚燉倭瓜。

遼南河汊眾多，盛產兩種小魚：「花蘆棒」和「船釘子」。這兩種淡水魚形體不大，恰如其名；貌雖不揚，但味道卻是獨特的。遼南人恰恰看中了這，將「花蘆棒」和「船釘子」放在清水裡「拔」上一宿，以排淨其體內垃圾和河水的「濁氣味」，然後撈出，並不去除表鱗和內臟，瀝乾，下熱油中炸。炸過的「花蘆棒」和「船釘子」體形板正，軀體圓鼓，久燉不爛，香氣馥郁。「花蘆棒」和「船釘子」炸過後，並不端上桌，而是與遼南另一種特產——「磨盤倭瓜」相燉。「磨盤倭瓜」形如磨盤，甜且脆，含糖高，營養豐富。洗

淨，切塊，燴鍋，湯燉。燉至五分熟，放入早已炸過的「花蘆棒」和「船釘子」，再猛火燉。三十分鐘後，啓鍋盛出，飄香上桌。

「小魚燉倭瓜」最大的特點是：魚不腥而脆，瓜不膩而軟，一鍋同燉，春色滿園：魚嵌瓜中，猶如「魚翔淺底」，怡然自樂；瓜纏綿軟，甜而適中，瓜中隱魚，猶如「白雁落沙灘」。魚瓜一勾唇起，送入口中，但覺軟中有硬，硬中含軟，香中有脆，脆中含甜，舌尖一滾，味蕾大開。尤其是油炸的「花蘆棒」和「船釘子」，「挺莖搗莢」，不落俗塵，連皮帶骨，一同嚼食，筋道香脆，且不失營養。

這時節，若是再配上半盆高粱米水飯和一碟醬醃黃瓜，不消半個時辰，風捲殘雲，一大碗「小魚燉倭瓜」便被掃蕩一空！食客俱各大腹便便，飽嚼連連，民間有詩讚曰：「相如一曲鳳求凰，魚瓜同饌滿口香

最訣的地區……願你永遠無牽無掛地安息吧！謹以本文獻給馬力母親及馬太梁女士！

二〇一〇年七月 完稿於北望台（下）

張之洞這人，好處是廉潔，工作狂，沒日沒夜地幹活；壞處是脾氣、習氣都不大好。訓斥下屬，以勢壓人。曾有人諷之曰「起居無時，號令不行；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他在湖廣總督任上，發展工業，創辦學校，修鐵路，辦工廠，可以說功莫大焉。但有研究者指出，他的幕僚中，傑出人才甚少。因為為人正氣不願曲身者，往往在他那裡待不下去。比起曾國藩開府兩江去的人才濟濟，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他的幕僚中最有名的也不過是梁鼎芬、鄭孝胥、陳衍、辜鴻銘而已。他與袁世凱間兩次談話中的睡覺，當然可以解釋為年老力乏，由於起居無時的原因。但據徐樹錚的記述則是：「項城（袁世凱項城人）執禮愈恭，則愈自優塞以作老態，那就是擺老資格，故意使身居高位的袁世凱難堪。張之洞生於一八三七年，比袁大了二十多歲，資格也老得多。但是我想，從鄭孝胥致盛宣懷信來看，極有可能是袁曾得罪了張，所以「引為切骨之憾」，要報復一下吧。清末官場，難言之矣。

張之洞兩辱袁世凱

李國清



後來有這樣的尷尬事情出現，不是偶然的。一次，袁世凱到南京拜訪時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晤談甚密。但正談之時，張已低頭入睡，睡得很沉。袁只好悄悄地走。但是當時袁是直接總督，按清朝的規矩，總督出入衙門，必須鳴炮。一鳴炮，張之洞醒了，趕快追到南京下關，道歉。不久，張之洞到北京，途經保定。他去拜會袁，會晤中又照樣演了這一齣戲，於談話時大睡，使袁大為難堪。關於這第二次會見，清史未載，有人以為不滿。但是當時在軍政界已露頭角的徐樹錚在《祝苦軒遺稿·致馬通伯書》裡說「樹錚恭侍席間」，是親見這個場面的。徐的意思是袁馬通伯把這事寫到《清史稿·張之洞傳》裡。

中無心疏略，或引為切骨之憾。我公凡與通聯之際，望稍加檢點為安。」看來這位張之洞是很能挑剔的人。張之洞本人才學極高，文章也漂亮，如果要挑袁世凱之流的信件或言談中的毛病，那真是挑不勝挑。

作者註：最能挑小過節，文字中無心疏略，或引為切骨之憾。我公凡與通聯之際，望稍加檢點為安。」看來這位張之洞是很能挑剔的人。張之洞本人才學極高，文章也漂亮，如果要挑袁世凱之流的信件或言談中的毛病，那真是挑不勝挑。

郭沫若的孤憤

——郭沫若佚詞《水調歌頭》



郭沫若此詞無題，因調寄「水調歌頭」，故以「水調歌頭」為題。詞前有序，爰錄如下：

「《歐陽海之歌》書名為余所書，海字結構本一筆寫就，有人穿鑿分析，以為寓有「反毛澤東」四字，真是異想

天開。海字生糾葛，穿鑿費深心。爰有初中少年，道我為貪壬。誣我曾叛黨，更復流氓成性，罪惡十分深。領導關懷甚，大隕入園林。

初五日，零時頃，飭令嚴。限期交代，如敢抗違罪更添磚。堪笑白雲蒼狗，鬧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蘭。革命熱情也，我亦受之甘。」

一九七七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沫若詩詞選》，曾收錄有若干首郭沫若「文革」時期的詩詞，如《水調歌頭·讀毛主席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如《水調歌頭·文革》，如《水調歌頭·長征紅衛隊》及《大民主》等。但此詞未收。一九七八年開始籌編並陸續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學編十卷之中，此詞亦未收錄。龔繼民、方仁念的《郭沫若年譜》修訂本，鈎沉稽佚，相當完備，但亦未錄此詞。偶見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版《轉變中的近代中國（一八四〇——一九四九）叢書·郭沫若》一書，在一九六六——一九七八部分，不僅影印出此詞原稿，又排印了全詞原文（個別字誤斷），使我們有幸讀到這首三十六年前的即事懷詞。

詞的寫作時間，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以後。據胡

絮青回憶，「文革」一開始，北京大學的一間專門闢出的房子裡，就貼滿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到了八月，「十六條」公布了，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也傳播開了，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隊伍，紅衛兵運動自北京至全國，迅速興起。二十四日，著名作家老舍不甘被揪鬥受辱，自沉太平湖；二十九日，章士釗被抄家後，憤而致函毛澤東，毛澤東批示周恩來處置，遂有總理開列的一張「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於三十日付諸實行。郭沫若亦在保護之列，列於名單中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宋慶齡。佚詞中，有「初五日，零時頃，飭令嚴」，當時八月二十日事，因為二十日的舊曆是七月五日。「領導關懷甚，大隕入園林」，是經過「初中少年」的申斥、誣毀及勒令交代之後的第十天。據郭沫若的秘書王延芳在《周總理和郭老的友誼》一文中說，正當國內形勢混亂之際，董小鵬來寓看望，轉達周總理的意思：偕于立群一同暫時離家到外面去住。並叮囑這件事不要告訴機關，只帶秘書和司機，以防泄密。隨即往大所，在那裡住了一個多月，至形勢稍緩和才回家。也就在這一段時間，郭老又寫過幾首正面歌頌「文革」的《水調歌頭》，《文革》、《長征紅衛隊》、《讀毛主席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之類，各各與這首佚詞的大異其趣，這就愈發證明此詞是抒憤之作，是不欲示人的，也許在日記上也沒有記上一筆。近三十年後，《轉變中的近代中國·郭沫若》將這首詞發掘出來，倒也向我們展示了「文革」發軔之時，那一幕觸目驚心的「革命造反派」鍛煉人罪的手段和無法無天的所謂「革命行動」以及郭沫若心理的真實。

高信

中國參與世博會始於清朝



正在中國內地舉辦的二〇一〇年上海世博會是中國人首次主辦的世博會。每天絡繹不絕的參觀者從中看到許多新的技術和發明，同時還領略到參展國的獨特風采。

世博會始於十九世紀中葉，清朝檔案裡記載，世博會當時被稱之為「萬國博覽會」和「萬國賽會」。在清代，常以「萬國」代指世界。

晚清時期，中國或接到邀請、或參加、或主辦的各類博覽會多達四十二項。這些各式各樣的博覽會，有的是世界性的，有的則是某一區域的，還有的是某一行業的，與現今的世博會既有淵源關係，又有些不同。

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經濟落後，參加世博會實在是勉為其難，更難以有所作為，每次提供的參展物品也僅限於一些手工藝品、農產品和茶葉、瓷器等傳統的出口產品。這與西方的大功率蒸汽機、高速汽輪船、近代鋼材等工業產品放在一起，簡直是格格不入。中國參展物品有兩大缺欠：一是天產多而人造少，二是人造之物又以徒供裝飾而無關實用者為多。

先後七次踏進世博會大門的中國早期出版商張元濟回憶，晚清的中國，在世博會上黯然失色：展覽場地總是很偏僻，場館又很狹小，就連「世界至小之摩洛哥」都遠遠不如；展品數來數去，總是瓷器、綢緞、刺繡、漆器等傳統的老物件，而且擺放得零亂瑣雜，最讓張元濟感到羞愧的是，冷冷清清的中國場館，西方人很少光顧駐足，即便偶爾經過，也是「屈指點點，搖頭蹙額，不屑一顧，旋即轉身離去。」而在一九〇五年舉辦的比利時黎業斯博覽會上，中國的展品中竟然有刑具、鴉片、纏足鞋等物，後來由於留學生們奮起抗議，這些不雅的展品才被撤下。

許揚

我等四兄弟，今馬力已駕鶴西去，走完了短暫的一生，一人重執教鞭為祖國培養人材，一人已過着退休生活，我則由教師、銀行從業員轉為醫務人員，回顧過去的幾十年歲月，四個人的情誼似兄弟手足。

這種回憶幾件往事：

上世紀七〇年代中，我在《文匯報》發表了一篇《筭算灣皇后芳踪何在》的文章，引起了新僑師生的議論。馬力知道是我的作品，認為文章寫得很好，以借喻手法，反映了社會真實一面，勉勵我今後多寫這樣的文章，為鼓勵我多寫作針砭時弊，還把他用了多年的「英雄一百」墨水筆送給我，這筆一直保留至今！

一九七六年一月，學校安排我去北京旅行學習，以抵償馬力十多度低溫，不要求金錢買。在北京的十多天，這檔棉襖起了很好的保暖作用，令我身心溫暖，深深感受到他對我的關心和愛護。

一九八一年三月我結婚，馬力與新僑不少老師、學生參加了婚禮。其後馬力與梁老師結婚，定在怡東酒店舉行婚宴，他特意來電邀約我參加，我以工作忙推卻了，他知道我上級是他的世伯，說要代我向他請假。我再說到太古城他的新居送上賀禮，他與梁老師再三邀請我參加他的婚宴，並把朋友送的工藝品轉送給我，我也一直留到今天。

涓滴匯聚 正氣長存

——紀念馬力逝世三周年



友委實情深義重。正氣衝霄

馬力高尚的品格，他對香港愛國事業的壯大發展、香港的繁榮安定、「一國兩制」的貫徹落實的貢獻，將長久銘刻在史冊中……

香港這塊特有的土壤培育了青少年的馬力，為他不平凡的一生打下穩固的基礎，為了理想、為了奮鬥目標，無數有志愛國愛港的青少年也循着這樣的軌跡，在努力探求，在繼續攀登。

馬力以短暫的一生走完了「一條愛國愛港鞠躬盡瘁，奮鬥終生的長征路」，馬力是無數香港傑出人士的代名之一，我們香港人以馬力為傲，他激勵着我們朝着這條光明大道走下去！

馬力，你累了，好好休息吧！多年緊張繁忙的工作使你忘記了保養身體，以至累倒健康的你，竟染上沉疴，而夜以繼日的勞心勞力，即使患病也要日理萬機，指揮決策。

馬力，安息吧！千萬愛護你的人會繼承你的遺願，把新火一代一代傳下去，使我們的事業一天天壯大起來！

馬力，放心吧！我不會為我擔憂，我已在新崗位工作近兩年了，以一「醫精誠」作為我的終生目標。

馬力，安心吧，二〇〇八年八月，我國克服了重重困難，成功舉辦了奧運，中國健兒贏取了金牌榜首。金融海嘯後，我國是復原最快的地區……

願你永遠無牽無掛地安息吧！謹以本文獻給馬力母親及馬太梁女士！

二〇一〇年七月 完稿於北望台（下）

北望